



王力译文集

(一)

王力译

中华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一)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力译文集/王力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5.4
(王力全集;24)
ISBN 978-7-101-10898-9

I.王… II.王… III.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8513 号

-
- 书 名 王力译文集(全八册)
译 者 王 力
丛 书 名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2 $\frac{5}{8}$ 插页 17 字数 292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898-9
定 价 460.00 元
-

《王力全集》出版说明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

王力先生毕生致力于语言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力先生的著作涉及汉语研究的多个领域,在汉语发展史、汉语语法学、汉语音韵学、汉语词汇学、古代汉语教学、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推广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汉语诗律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诗歌、散文创作和翻译领域也卓有建树。

要了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发展趋势,必须研究王力先生的学术思想,体会其作品的精华之处,从而给我们带来新的领悟、新的收获,因而,系统整理王力先生的著作,对总结和弘扬王力先生的学术成就,推动我国的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力全集》完整收录王力先生的各类著作三十余种、论文二百余篇、译著二十余种及其他诗文等各类文字。全集按内容分卷,各卷所收文稿在保持著作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参考不同时期的版本精心编校,核订引文。学术论著后附“主要术语、人名、论著索引”,以便读者使用。

《王力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了王力先生家属、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2年3月

本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入王力先生的译著。根据题材,将译著按小说、剧本及其他等,编为八册。

第一册收入法国左拉所著小说《小酒店》。原译名《屠槌》,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改名为《小酒店》,译者写了一篇再版序。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同时恢复了译后赘语。

第二册收入左拉所著小说《娜娜》。译本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万有文库”)。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万有文库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和编辑,并收入两篇王力先生关于翻译的文章。

第三册所收有小说:《女王的水土》,法国莫鲁华著,译本于1929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少女的梦》,法国畸德著,译本于1931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幸福之年》,挪威温玳瑟夫人著,译本于1934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初版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

第四册所收有小说:《沙弗》,法国都德著,译本于194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芳黛》,法国乔治·桑著,译本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上述版本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另收录了几篇短篇小说。

第五册收入《莫里哀喜剧选》。该书 1935 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出版,原名《莫里哀全集》(后称“编译馆本”),只收录了《糊涂的人》《情仇》《斯卡纳赖尔》《丈夫学校》《装腔作势的女子》《嘉尔西爵士》六种,文前附有《莫里哀传》。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莫里哀喜剧选》(后称“人文本”),收录了王力先生翻译的《冒失鬼》(即《糊涂的人》)、《情仇》《斯卡纳赖尔》和《丈夫学堂》(即《丈夫学校》)共四种。其中《丈夫学堂》,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糊涂的人》,1959 年作家出版社有重印单行本,译者写了重印后记等。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编译馆本为底本,参以人文本和各单行本等进行编校,并补收后记。

第六册收有多幕剧《半上流社会》,法国小仲马著,译本于 1931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生意经》,法国米尔波著,《讨厌的社会》,法国巴越浪著,二书译本均于 1934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婚礼进行曲》,法国巴达一著,译本于 1935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以上述各版本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另收入两出独幕剧。

第七册收入多幕剧《卖糖小女》《我的妻》,法国嘉禾著;《爱》,法国奢拉尔第著;《伯辽赉侯爵》,法国赉复旦著;《恋爱的妇人》,法国博多里煦著;《佃户的女儿》,法国爱尔克曼、夏特里安合著。以上六种译本,均于 1934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以上述版本为底本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另收入独幕剧《绝交的乐趣》。

第八册所收有:诗歌《恶之花》,法国波德莱尔著,王力先生的部分译文最初发表于《中法文化》1945 年第 1 卷第 4 期,1946 年第 1 卷第 6、7、10 期。1980 年,王力先生在旧译的基础上略加修改,并补译四十余首,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社会学著作《社会分工论》,法国涂尔干著,译本于 1935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万有文库”)。此次收入《王力全集》,我们分别以外国文学出版

社本和万有文库本为底本进行了编辑整理。另收录两篇关于语言和著作的译文。

根据记载,王力先生尚译有《小物件》《银婚》《塞维尔的理发师》《费加罗的结婚》《巴士特》,但我们没有找到《小物件》之王先生译本,另外几篇则或遗失,或毁于战火,至于《巴士特》,王先生在序中说(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自觉化学及医学知识之不足,不敢冒昧从事。适清华同学孙逸先生者,研究化学有年……本书第二章第一段以后,皆出孙君手笔。力仅批阅一过,点窜数处。”因此,这五种书此次均未收入《王力全集》。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4 年 3 月

总目

(一)小酒店	1
(二)娜娜	425
附录	829
(三)女王的水土	835
少女的梦	1041
幸福之年	1111
(四)沙弗	1177
小芳黛	1355
贫之初遇	1485
待嫁的少女	1492
父与女	1497
牺牲	1502
电话号码	1508
罪过	1513
干面包与清水	1518
猎狗	1526

(五)莫里哀传	1537
糊涂的人	1619
情仇	1689
装腔作势的女子	1753
斯卡纳赖尔	1781
嘉尔西爵士	1807
丈夫学堂	1865
无可奈何的医生	1909
(六)半上流社会	1949
生意经	2077
讨厌的社会	2207
所谓英语	2311
人类的呼声	2337
婚礼进行曲	2355
(七)卖糖小女	2469
我的妻	2581
爱	2689
伯辽贲侯爵	2753
恋爱的妇人	2835
佃户的女儿	2921
绝交的乐趣	2995
(八)恶之花	3015
社会分工论	3177
论著作事业	3557
关于言语的起源的新见解	3567

小酒店

[法]左拉 著

目 录

《屠槌》再版译者序	5
作者原序	9
正文	11
译后赘语	424

《屠槌》再版译者序

这书译成中文后,我觉得原名有双关意,非常难译,踌躇了许久,没法子,只好暂时译为《屠槌》。同时又在书末加上一段译后赘语,说明我不能表达双关意的苦衷:

本书原名 l'Assommoir, 这字有两个意思:屠夫所用来打杀牲畜的大槌叫做 assommoir, 下流人的酒店也叫做 assommoir。我译这书的名字的时候很觉得困难。因为“酒店”的意思乃是从“屠槌”的意思引申出来的;工人们喝酒中毒,就像被屠槌打杀了一般,所以工人酒店的酒店叫做“屠槌”。assommoir 一字有双关意,我找不出一个有双关意的中国字来翻译。我想叫做《酒店》,又想叫做《屠槌》,犹豫未决;后来译到姑尔瑰斯的一段话:“不良的社会好像一柄屠槌,会打破了我们的头,会把一个女人弄成毫无价值。”我想著者也许根据着这个意思定了这书的名字,所以我就决定叫做《屠槌》了,我觉得似乎比叫做《酒店》好些。

这一段言语就等于书名的一个脚注(foot note),我想要把这“脚注”补充那不能译出的双关意。直到现在,我仍旧认“L'Assommoir”是有双关意的,换句话说,就是除了“酒店”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譬喻的意思;而这一个譬喻的意思绝对不是“酒店”或“下等酒店”等字所能表达的。

不过,当时我把这譬喻的意思认为“屠槌”,未免把譬喻的范围

看得小了些。assommoir 并不仅指屠槌而言,而是指槌、棍、杖,及一切可用以殴打的东西;其所殴打的不限于牲畜,还可以打人。这 assommoir 一字是从动词 assommer 演变出来的,固然可以译为“打杀”,但有些地方只能译为“打得很重”或“拼命殴打”。由此看来, L'Assommoir 所含的譬喻的意思只是把人打得发昏以喻烧酒令人昏醉。

为了更明了书名的意义起见,我曾写了一封信到巴黎,请教于巴黎大学的法国文学史教授摩奈先生(D.Mornet)。因为他不懂中国文,所以我只举些英译的名字,例如 Barker 的 Guide to the Best Fiction 里把 l'Assommoir 译为 The Dram Shop,而 dram shop 只有“小酒店”的意思,没有双关意,不能算是把 assommoir 原字的意义译得很对的。我问他我这种猜想对不对,如果是对的,那么,请他另译一个名词,我好依照他的译法来译成中文。

摩奈先生大约自谦英文懂得不透,所以又把我的信转交给巴黎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加萨绵先生(L.Cazamian),请他代为答复。加萨绵先生在 1934 年 12 月 23 日写给我下面的一封信:

Monsieur et cher collègue,

Monsieur Mornet me communique votre lettre du 6 Novembre et me prie d'y répondre.

Vous avez bien raison, et “Dram Shop” n'est pas une traduction exacte de “L'Assommior”. Mais il est souvent impossible de trouver dans une langue un équivalent exact à un mot ou une expression d'une autre langue, et l'anglais n'ai rien qui corresponde au mot que Zola a choisi pour le titre de son roman. La raison en est que le parler populaire français a dégagé, pour une métaphore spontanée, la qualité qu'a l'alcool d “assommer”—de réduire à un état hébété—ceux qu'il a d'abord excité, et a tiré de cette métaphore un nom expressif pour les débits de boisson; tandis que

le parler populaire anglais n'a rien fait de pareil. On dit en anglais "a pub," pour "a public house;" mais c'est une simple abréviation, sans valeur expressive.

"Assommoir", en ce sens, ne peut donc être traduit; et ce n'est qu'un cas entre mille. Un bon dictionnaire, que je consulte, donne comme traductions, toutes insuffisantes "low tavern", "drinking-den", "low dram-shop", qui rendent l'idée, mais point l'image. La moins imparfaite serait, je crois, "drinking-den," dont la force péjorative est la plus grande.

现在让我先把加萨绵先生的话译成中文如下:

先生,亲爱的同行:

摩奈先生把您的信转交给我,请我答复您。您很有道理,dram shop 不是 l'Assommoir 的适合的译文。但是,如果要在某一族语里找与另一个族语一个字或一句话完全相当的译文,这往往是不可能的。左拉所择定为他的小说的名称的字,在英语里没有什么字与它相符。理由是:法国的大众语里有一个自然的譬喻,把酒精的 *assommer* 的德性取了出来,——所谓 *assommer* 的德性就迫人入了昏乱的状态;——酒精先使人受刺激,结果使人昏乱,而大众语就从这一种譬喻里替那些零拆的酒店造出了这一个很活现的名称,至于英国的大众语就没有同样的譬喻了。英语里说 a pub 以替代 a public house;但这只是一种简化作用,没有很活现的价值。由此看来,assommoir 在这意义之下是不能译的;这只是千百例中之一例罢了。我查过一部好字典,里面所译的都不甚妥当;low tavern,drinking-den,low dram-shop 都只能表达意思,不能表示影像。我想,缺陷少些的还算 drinking-den,因为它对于坏影像的表现力是比较大的。